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七百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幕府部

知識

傳曰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乃有受署戎府叅佐郡務洛以策畫賴其協賛漢魏而下遐辟甚盛賢英舉集話言多在至或深識政本洞達治要究時之利病知事之善敗察姦宄之情狀辨強弱之形

勢猶豫之論立決曠廢之典斯舉援經義以正大體酌物理而見未然用能釋患而解紛成務而宣績道茂乎當世美流乎無窮斯所謂好謀而成其智足使者已

後漢鄭興為更始丞相李松長史松先入長安令興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雒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又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

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雖卧雒陽庸得安枕乎更始曰朕西決矣

鮑永上黨人為郎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太守趙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胸乃止後數日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

鍾離意會稽山陰人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

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于太守曰春秋先内後外詩云刑於寡妻以御於家邦明政化之本自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内且闊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

周章南陽人初仕郡為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

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
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
守幸免以此重章
崔瑗辟車騎將軍閻顯府時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
是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為嗣瑗以侯立
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沈醉不能得見
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得以嬖寵惑蠱
先帝遂使廢黜正統扶立踈孼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

之徵於斯復見呂后立惠帝後宮子為少帝周勃廢之也今欲與長史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元大也書曰元惡大憝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蔡澤說范睢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今君相秦坐制諸侯使天下皆畏秦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禪猶豫未敢從會北鄉侯薨孫程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閻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祇具知瑗謀欲上書

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陳禪為司隸校尉名瑗謂曰第聽衹上書禪請為之証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爾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

周舉辟司徒李郃府時宦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閻議郎陳禪以為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絶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為宜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黄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絶後感頴考茅焦之言修復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閻新誅太

后幽在離宫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于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屬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荅人望郃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於東宫太后由此以安

鍾皓為司徒掾公出臣欽若曰公謂司徒也史失其名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灑去公車絶遠公推軾言司徒今日為獨行爾還府向閫銓下不扶令揖掾屬公奮手不顧時舉府掾屬皆投劾出皓為西曹掾即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者

曰臣下不能得自直于君若司隷舉繩墨以公失宰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身何所任邪掾屬以故皆止都官果移西曹掾問室府去意皓召都官吏以見掾屬名示之乃止

何顒南陽人辟司空府每三府掾屬會議顒策謀有餘人皆自以為不及

魏沮授為袁紹從事時紹進軍黎陽遣顔良攻劉延于白馬曹公救延與良戰破斬良先是紹臨發授會其宗

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兖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公孫衆謂公孫瓚也實疲弊而將驕主忲軍之破敗在此舉也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嬴弱姬今之謂也及紹將濟河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黄河吾其不反乎遂以疾辭紹恨之乃

省其所部兵屬郭圖紹後果敗

王朗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為謙治中與别駕趙昱等説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

荀彧為太祖奮武司馬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彧彧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也

國淵為太祖大司空掾屬太祖征關中淵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破賊文書舊以一為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宣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内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太祖大悦

郭嘉為太祖司空軍祭酒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衆青幷從之地廣兵强而數為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

彊終為所擒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于寛紹以寛濟寛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寛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内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

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
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
為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
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爾公于目前小事時
有所忽至于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
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
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
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

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少以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後劉備來奔太祖以為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劒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

君得之矣太祖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亡虜
爾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説
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惟嘉策表必不能任
備勸太祖行
何夔為太祖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
曰君以為信不夔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
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于天下
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于左右乎以夔觀之其亂

必矣太祖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亂不亦宜乎

和洽為太祖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飡以入官寺

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簡殊塗激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

程昱為奮武將軍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叅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為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于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

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為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啟聞衆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爾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慮之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說謂昱曰君非徒明于軍討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田豫字國讓公孫瓚使守東州令瓚敗而鮮于輔為國

人所推行太守事素善豫以為長史時英傑並起輔莫知所從豫謂輔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遂歸命無後禍期輔從其計因受封寵太祖召豫為丞相軍謀掾

蜀王商為益州牧劉璋治中從事初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數與璋父焉交通信至騰子超復與璋相聞有連蜀之意商謂璋曰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為脣齒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部土美民

豐寳物所出斯乃狹夫所欲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則猶養虎將自貽患矣璋從其言乃拒絶之

黄權為劉璋主簿時别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賔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

楊洪為定蜀太守李嚴功曹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

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為益州咽喉存亡之
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
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
周羣為先主儒林校尉先主欲與魏太祖爭漢中問羣
羣對當得其地不得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
時後部司馬張裕天才過羣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
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
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其言

吳顗徽為大帝主簿常近出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行刑問之何罪云盜百錢徽語使住須臾馳詣闕陳啓方今畜養士衆以圖北虜視此兵丁健兒且所盜少愚乞哀原帝許而嘉之轉東曹掾

潘濬為大帝荆州治中軍事一以諮之武陵部從事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帝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伷帝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是南陽舊姓徒能弄唇吻而實無

辨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伷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帝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

晉唐彬魯國鄒人為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沈集諸叅佐盛論拒吴之策以問九郡吏彬與譙郡主簿張惲俱陳吴有可并之勢沉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吴未可伐者而辭理皆屈後為文帝叅軍鄧艾之誅也帝以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騷動使彬密察之彬

還白帝曰鄧艾忌克詭狹矜能負才順從者謂為見事直言者謂之觸迕雖長史司馬參佐牙門答對失指輒見駡辱處身無禮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勞衆力隴右甚患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為用今諸軍已至足以鎮壓外内願無以為慮

荀勗為文帝從事中郎領記室時官騎賂遺求為刺客入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

帝稱善時鍾會謀叛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會
甚厚未之信也勗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
思義不可不速為之備帝即出鎮長安
杜軫蜀郡成都人為郡功曹吏時鄧艾至成都軫白太
守曰今大軍來征必除舊布新明府宜避之此全福之
道也太守乃出艾果遣其叅軍牽弘自之郡弘問軫前
守所在軫正色對曰前守達去就之機輒自出官舍以
俟君子引器之命復為功曹軫固辭

魏舒爲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

潘京武陵漢壽人辟郡主簿後立太廟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爲永式

陳頵字延思元帝遷鎮東頵行參軍事典法兵二曹建興初制板補録事參軍參佐掾屬多設辭故以避事任頵議諸寮屬乗昔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爲俗

偃蹇倨慢以為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弊不革以至傾國故百尋之屋突直而燎焚千里之隄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臨使稱疾須催乃行者皆免官初趙王篡位三王起義制已亥格其後論功雖小亦皆依用顒意謂不宜以為常式駮之曰聖王懸爵賞功制罰糺違斯道茍明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實不可妄假非才謂之致冦寵厚戒在斯亡昔孫秀口唱篡逆手弄天機恵皇失御九服無戴三王建義

席捲四海合起義之衆結天下之心故設巳亥義格以權濟難此皆一切之法非常倫之格也其起義以來依格雜猥遣人為侯或加兵伍或出皂僕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傭隷之門使天官降辱王爵黷賤非所以正皇綱重名器之謂也請自今以後宜停之

顧和為王導揚州從事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呑舟何緣

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導咨嗟稱善

毛寶為溫嶠平南祭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廻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會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聞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作疑邪便宜急追信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即遣信改書侃果共征峻

羅含為桓溫征西叅軍溫嘗使含詣太守謝尚有所撿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溫問所劾事含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也含曰豈有勝我公而行非邪故一無問溫竒其意而不責焉

殷仲堪為謝玄冠軍長史致書於玄曰寇亡之後中原子女鬻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離荼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誠喪亂之常足以懲戒復非王澤廣潤愛育蒼生之意也當世大人既慨然經略將以救其塗

炭而使理至於此良可歎息願節下宏之以道德運之以神明隱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足踐晉境者必無懷貳之心枯槁之類莫不同漸天潤仁義與干戈並運德心與功業俱隆實所期於明德也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䄸饑人壯者欲以救子少者志在存親行者傾箱以顧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縶生離死絕求之於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以之歸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赦其罪以傳其子禽獸猶

不可離况於人乎夫鴟鴞惡鳥也食桑葚猶懐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邉界無貪小利强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聲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黄河之不濟函谷之不開哉𤣥深然之

宋胡藩為髙祖鎮軍參軍事從征鮮卑賊保廣固累月未拔之夜佐史並集忽有鳥大如鵞蒼黑色飛入髙祖帳裏衆皆駭愕以為不祥藩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

臧熹為東海太守叅高祖車騎中軍軍事高祖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熹從容言曰公若淩威北境拯其塗炭寧一六合未為無期高祖曰卿言是也

謝景仁為高祖車騎司馬義熈中高祖以内難既寧思弘外略將伐鮮卑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孰固止高祖以為苻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興復皇祚芟夷姦逆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孚宜推亡固存廣樹

威略鮮卑密邇疆甸屢犯邊陲伐罪弔民於是乎在平定之後養鋭息徒然後觀兵雒汭修復園寢豈有坐長寇虜縱敵貽患者哉高祖納之

張卲為揚州王謐主簿劉毅為亞相愛才好士當世莫不輻湊獨卲不往或問之卲曰主公命世人傑何須多問劉穆之聞以白高祖高祖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署長流賊曹盧循寇迫京師使卲守南城時百姓臨水望賊帝怪而問卲卲曰若節鉞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

望今當無復恐爾後遷世子中軍諮謀參軍時高祖北
伐郤與劉穆之掌留務青州刺史檀祗鎮廣陵時滁州
結聚亡命祗率衆掩之劉穆之恐以爲變將發軍郤曰
檀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疑狀發露恐生大變宜且
遣慰勞以觀其意既而祗果不動及穆之卒朝廷恐懼
便欲發詔以司馬徐羡之代之郤對曰今誠急疾任終
在徐且世子無專命宜須北諮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
朝廷及大府事悉諮徐司馬其餘啓還武帝重其臨事

不撓有大臣體

王懿字仲德爲髙祖中兵叅軍及盧循寇逼敗劉毅于桑落帝北伐始還士卒創夷堪戰者可數千人賊衆十萬舳艫百里奔敗而歸者咸稱其雄衆議並欲遷都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而治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豕突乗我遠征既聞凱入將自奔散今自投草間何以威物此謀若行請自此辭武帝悅之後遷諮議叅軍帝欲遷都雒陽衆議咸以爲宜仲德曰非

常之事常人所駭令槩師日久士有歸心固當以建棨為王基候文軌大同然後議之可也帝深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

申永為劉毅府諮議叅軍高祖初誅毅領荆州問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

王華為文帝湘州司馬帝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疑不敢下華建議曰羡之等授寄崇重未容便敢背德廢主

若存憂其將來受禍致此就害蓋由每生情多每貪寧也
敢一朝頓懷逆志且三人勢均莫相推服不過欲握權
自固以少主仰待爾今日就徵萬無所慮文帝從之

張永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時使百
僚獻讜言永以為宜立諫官開不諱之路講師旅示安
不忘危

張暢為孝武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太
武南侵太尉江夏王義恭總統諸軍出鎮彭城時太武

親率大衆已至蕭城去彭城十數里彭城衆雖多而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建議欲以車營為函箱陳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趣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京都義恭去意已判惟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謀之衆咸皇擾莫有異議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談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

固欲去莫從爾若一旦動脚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量其欲盡臨時更為其宜豈有舍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汚公馬蹄孝武既聞暢議謂義恭曰阿父既為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為城主而損威延寇其為愧恧亦已深矣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當與此城共其存没張長史言不可異也暢言既堅孝武又贊成其議義恭乃止及魏軍自瓜步北走經彭城下

過遣人語城内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義恭大懼閉門不敢追之慮期又至議欲芟翦麥苗移民堡聚衆論不同復更會議鎮軍録事叅軍王孝孫獨曰虜不能復來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在内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堡聚饑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未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帝側進曰王録事義不可奪實如來論别駕王子夏因曰此論

誠然暢斂板白帝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帝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係于此子夏親為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懽笑酬荅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大慙元嗣亦有愧色義恭之議遂寢文帝聞暢屢有正議甚嘉之

沈懷文為西陽王子尚揚州別駕從事史時熒惑守南斗孝武乃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帝不

從而西州竟廢

南齊劉善明為太祖驃騎諮議沈攸之反太祖深以為憂善明曰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斂收衆聚騎營造舟仗包藏賊志於焉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有所待也一則暗于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長于一戰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昔謝晦失理不鬬自潰盧龍乖道雖衆何施且袁粲劉秉賊

之根本根本既滅枝葉豈久此是已籠之鳥爾及事平
太祖謂善明曰卿策沈攸之雖復張良陳平適如此耳
梁江淹字文通宋末齊高祖輔政聞其才名為尚書駕
部郎驃騎叅軍事俄而荆州刺史沈攸之作亂帝謂淹
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對曰昔項强而劉弱衆
衆而曹寡羽號令諸侯卒受一劒之辱紹跨躡四州終
為奔北之虜此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聞此言
者多矣試為慮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寛容而

仁恕二勝也賢能畢立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判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鮮體三敗也縉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同惡相濟五敗也故雖豺狼十萬而終為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

抑忱仕齊為西中郎主簿功曹史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荆州襲髙祖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有定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曰朝廷狂悖為惡

日滋頃聞京中長者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覽爾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為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若使彼凶心已逞豈知使君不旋踵而及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擬若破山陽荆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且深慮之闡文亦深勸同高祖頴冑乃誘斬山陽以忱為寧朔將軍

席闡文任齊為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叅軍與其子頴冑善和帝稱尊號時頴冑暴卒州府搔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時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臣迎王摠州事故頼以寧輯

庾域為長沙宣武王梁州錄事叅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以功拜羽林監

陳毛喜初為宣帝叅軍時廢帝冲昧宣帝録尚書輔政僕射到仲舉等知朝望有歸乃啓太后令遣宣帝還東府當時疑懼無敢厝言喜即馳入謂宣帝曰陳有天下日淺海內未夷兼國禍併鍾萬邦危懼皇太后深惟社稷至計令王入省方當共康庶績比德伊周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加三思以喜之愚須更聞奏無使姦賊得肆其謀竟如其策

後魏温子昇為上黨王天穆行臺郎中時天穆討邢杲

元顥入雒天穆名子昇問曰即欲向京師為隨我北渡對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克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為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昇還雒顥以為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為顥任使者多被廢黜子昇復為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計

北齊封子繪為大行臺吏部郎中武定元年高仲密以

武牢西叛周文帝擁衆東侵高祖於邙山破之乘勝長驅遂至潼關或諫不可窮兵極武者高祖總命羣寮議其進止子繪言曰賊帥才非人雄偷竊名號遂敢驅率亡叛送死伊瀍天道禍淫一朝瓦解雖僅以身免而魂膽俱喪混一車書正在今日天與不取反得其咎時難遇而易失昔魏祖之征漢中不乘勝而取巴蜀失在遲疑悔無及已伏願大王不以為疑高祖深然之但以時既盛暑方為後圖遂命班師

後周陸通為太祖夏州帳内督頃之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時有傳軍府已亡散者太祖憂之通以為不然數日問至果如所策

蘇綽為太祖大將軍行臺郎中在官歲餘太祖未深知之然諸曹疑事皆詢于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為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後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即為量定惠達入呈太祖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

綽對因稱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

宇文深為太祖丞相府直閣齊神武率大衆渡河涉洛至于沙苑諸將皆有懼色唯深獨賀太祖詰之曰賊來充斥何賀之有對曰高歡之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失竇氏愎諫而來臣欽若等曰竇氏即齊將竇泰為周太祖所獲所謂忿兵一戰可以擒也此事昭然可見不賀何為請

假深節發王熊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矣太祖然之尋而大破齊神武軍如深所策

隋薛道衡開皇八年伐陳授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熲夜坐幕下謂之曰今日之舉克定江東與不君試言之道衡答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羣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又吞併永嘉南遷重自分割自爾以來戰爭不息否終斯

泰天道之常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克二也為國之體在于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惟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爾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

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頗欣然曰君言成敗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

唐韋倫天寶中為楊國忠所署鑄錢內作使判官國忠恃權寵又邀名稱多徵諸州縣農人鑄錢農夫既非本色工匠被所司抑令就役多遭捶罰人不聊生倫白國忠鑄錢須得本色人抑令百姓農人為之尤費力無功人且興謗請厚懸估價募工曉者為之由是役使減少而

盜鑄錢之數
班宏爲劍南西川節度高適判官時青城山有妖賊張
安居以左道惑衆事覺多誣引大將蕫綏日月軍吏皆
恐懼宏驗理而速殺之人心乃安
杜黃裳爲郭子儀朔方從事子儀入朝令主留務于朔
方部將李懷光與監軍設謀將代子儀乃偽爲詔書欲
誅大將温儒雅等黃裳力辨其偽以示懷光懷光流汗
伏罪諸將有難制者黃裳矯子儀命盡出之數月而難

不作

盧坦為義成軍節度使李復判官復疾篤監軍使薛盈珍慮變遽封府庫入其麾下五百人于使衙軍士恟恟坦密言于盈珍促收之及復卒坦護復喪歸東都

劉昌裔為陳許節度曲環判官環卒詔上官涚知節度留後時淮西吴少誠攻許州涚新領事欲去城走昌裔追止之曰留後既受詔宜以死守況城中士馬足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過五六日賊勢必衰我以全制之可

也況然之

張弘靖為東都留守杜亞從事留守將令狐運逐禽獸出郊其日有劫轉運絹于道者亞以運豪家子意其為之乃令判官穆員及弘靖同鞫其事員與弘靖皆以運職在衙門必不為盜堅請不按亞不聽遂以獄聞仍斥員及弘靖出幕府有詔令三司使雜治之後果于河南界得賊

裴向建中初為同州刺史李紓從事朱泚反李懷光又

叛河中使其將趙貴先築壘于同州紓來奔奉天向領州務貴先因脅縣尉林寶役徒板築不及期將斬之吏人百姓奔竄向即詰貴先軍壘以順逆之理責之貴先感悟遂來降故同州不陷向䌛是知名

後唐任圜為潞州觀察判官常山之役李嗣昭為帥卒于軍圜代揔其事號令如一敵人不知莊宗聞之倍加奬賞

周邊蔚為邠州李德琉從事晉高祖建義入雒德琉不

即獻城蔚力勸曰清泰運去新主勃興兩都衣冠歸之大器在手矣公宜表率西諸侯入覲何遲疑若此稍稍達于外則後悔無及矣德琉然之乃馳使入覲朝廷知蔚有其力尋徵拜虞部員外郎

段希堯初為晉高祖從事清泰中晉祖總戎于代北一日軍亂呼萬歲晉祖惑之希堯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遽請戮其亂首乃止

冊府元龜卷七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七百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吳㻊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姜今熙

冊府元龜卷七百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幕府部

才學

兩漢而下公府將幕咸得以辟署賓佐咨其策畫焉故士之懷才者莫不願伸於知己而效其所長者矣乃有藻翰英發學術淵奥洽聞強識稽古博達擅筆牘之敏馳文雅之譽辭令尚乎體要書檄暢於事情銘記極於

溫潤賦詠臻於典麗用能飛騰光價抑揚望實聳和門之風采為士林之矜式固可以隆賓禮之異數為道義之益友又豈特曳長裾託後乘已哉

後漢傅毅章帝時為郎中以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為軍司馬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為記室崔駰為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

班固永元初為大將軍竇憲中護軍與參議從憲平匈奴固與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憲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盛德令固作銘

魏陳琳廣陵人漢末為大將軍何進主簿其後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以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宣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

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

阮瑀陳留人漢末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為屈太祖以瑀及陳琳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檄書多琳瑀所作也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覽畢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繁欽為太祖丞相主簿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為詩賦其

所與太子書記發唉轉意率皆巧麗
徐幹為太祖司空軍謀祭酒掾屬幹聰識洽聞操翰成
章太祖特加旌命後為五官將文學
董昭為袁紹參軍事既歸太祖為太祖作書與長安諸
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
傅嘏字蘭石司空陳羣辟為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
課法事下三府嘏著論難劭正始初除尚書郎
蜀李朝為先主益州牧別駕從事羣下上先主為漢中

王其文朝所造也

劉巴字子初為先主左將軍西曹掾先主稱尊號昭告於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

吳滕胄善屬文大帝為吳侯時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嘗令損益潤色之

胡綜字偉則大帝為討虜將軍時以綜為金曹從事累遷書部領右都督自帝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

晉荀勗初為文帝從事中郎記室會平蜀還雒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

劉輿為東海王越左長史越既總錄以輿為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几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歡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

才裴邈清才

孫惠為東海王越記室專掌文疏越遷太傅以惠為軍諮祭酒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

諸葛恢為元帝鎮東叅軍與卞壼並以時譽遷從事中郎兼統記室時四方多務牋疏殷積恢斟酌酬答咸稱折中於時王氏為將軍而恢兄弟及顧含並居顯要劉超以忠謹掌書令時人以帝善任一國之才

孔衍避地江東元帝引為安東条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

袁宏為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揔書記後為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遊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為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

未遑啓不敢顯之耳温疑不實乃曰君欲為何辭宏即答曰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殞宣城之節信義為允温泫然而止後從温北征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

伏滔為桓温參軍從温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

羅含為征西將軍桓温參軍温甞與寮屬讌會含後至温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材温曰此真

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徵為尚書郎温雅重其才又表轉征西户曹參軍

習鑿齒為桓温别駕善尺牘論議温甚器遇之時與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

宋劉穆之為高祖車騎府記室穆之與參軍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也

傅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辭為高祖太尉從事中郎掌記

室自登庸之始文筆皆是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及宋國建以至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

謝晦為高祖太尉主簿涉獵文義朗贍多通高祖深加愛賞羣僚莫及

沈懷文文帝時為揚州治中從事史時議省錄尚書懷文以為非宜上議曰昔天官正紀六典序職載師掌均七府成務所以翼平辰衡經賛邦極故總屬之原著夫官典和統之要昭於國言夏因虞禮有深冡司之則用

承殷法無損掌邦之儀用乃調佐王均緝亮帝度㡳式
憲之軌宏正漢庭述章之範崇明魏室雖條錄之名立
稱於中代總釐之實不忒於自古比代相沿歷朝罔貳
及乎爵以事變級以時改皆興替之道無害國章八統
元任靡或省革按台輔之職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
百官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鄭康成云冢宰之
於庶寮無所不總也考於茲義備於典文詳古準今不
宜虛廢帝從之

南齊孔稚珪任宋為尚書殿中郎太祖為驃騎以稚珪有文翰取為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

劉繪為豫章王嶷驃騎主簿繪聰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吏之中見遇莫及瑯邪王詡為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閤下自有二驥也

謝朓為隨王子隆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荆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流連晤語不捨日夕

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密啓武帝遷新安王中軍記室朓牋辭子隆曰朓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嗚邑而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襃採一介搜揚小善捨耒場圃奉筆兎園東泛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

滄溟末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寞舊華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清江可望侯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屨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横集及為尚書殿中郎明帝輔政以朓為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

王秀之為豫章王驃騎長史王於荆州立學以秀之領儒林祭酒

梁王僧孺仕齊為太學愽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為丹陽尹名補郡功曹使僧孺撰東宫新記

范雲為齊竟陵王子良會稽主簿子良尅日登秦望山及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皆大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乃進讀之如流子良大悅因以為上賓自是寵冠府朝

江淹字文通齊高帝輔政聞其才名為驃騎衆軍及荆州刺史沈攸之作亂是時軍書表記皆使淹具草相國建補記室參軍事

任昉齊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丹陽尹引為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曰自傅季友已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用入其室升其堂於是令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嘆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見

知如此後爲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時瑯邪王融有儁才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怳然自失

裴邃河東聞喜人齊建武初刺史蕭遥昌引爲府主簿壽陽有八公山廟遥昌爲立碑使邃爲文甚見稱賞

丘遲字希範齊末爲殿中郎高祖平建業引爲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天監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伐遲爲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拒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

鍾嶸字仲偉天監中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為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而胤室獨存元簡命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

顏協為元帝湘東王荆州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藩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為二協

劉緩字含度少知名歷安西湘東王記室時西府盛集文學緩居其首

周宏直幼而聰敏為元帝外兵記室參軍與東海鮑泉南陽宗懍平原劉緩沛郡劉瑴同掌書記

劉瑴為元帝中記室大清中侯景亂帝承制上流書檄多委瑴焉

蕭子範為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帝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由是府中文筆皆使具草

後梁蔡大寶初為岳陽王詧諮議參軍元帝與河東王譽結隙詧令大寶使江陵以覘之元帝素知大寶見之甚悅乃示所製玄覽賦令注解焉三日而畢元帝大嗟賞之贈遺甚厚

陳王勱仕梁為南滁州别駕從事史大同末武帝謁園陵道出朱方勱隨例迎侯勑勱令從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勱隨事應對咸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

孔奐梁時為揚州刺史王僧辯治中從事史時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奐博物强識甄明故實問無不識儀注體式牋表書翰皆出於奐

趙知禮字齊旦天水人高祖之討元景仲或薦之引為記室知禮為文贍速每占授軍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及征侯景軍至白茅灣上表於梁元帝及與王僧辯論軍事其文並知禮所製

蔡景歷為高祖記室高祖將討王僧辯獨與侯安都等

數人謀之景歷弗之知也部分既畢召令草檄景歷援筆立成辭義感激事皆稱旨僧辯誅高祖輔政除從事中郎掌記室如故

徐伯陽初為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叅軍事安都素聞其名見之降席為禮時甘露降樂遊苑詔賜安都令伯陽為謝表文帝覽而奇之

毛喜天嘉中為宣帝驃騎將軍府諮議叅軍領中記室府朝文翰皆喜詞也文帝謂宣帝曰我諸子皆以伯為

名汝諸兒宜用叔為稱宣帝以訪於喜喜即條牒自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以啓帝稱善

後魏胡方回初為赫連屈丐中書侍郎大武破赫連昌方回入國雖雅有才尚未為時所知也後為北鎮司馬為鎮脩表有所稱慶大武覽而嗟歎問誰所作既知方回名為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

張普惠為任城王澄司空倉曹叅軍澄之表議書記多出普惠

溫子升字鵬舉為廣陽王深東北道行臺郎中時黄門郎徐訖受四方表啓答之敏速於深獨沉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

袁躍為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為懌所愛賞懌之文表多出於躍

王偉為侯景行臺郎中武定中景據河南齊文襄令韓軌討之不克議者咸云侯景猶有北望之心乃遺景書景復答文襄覽之問誰為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王曰

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

北齊楊愔為神武行臺郎時神武攻鄴未下命愔作祭文燎畢而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於是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出

後周盧柔為太祖行臺郎中除從事中郎時沙苑之役大軍屢捷汝潁之間多舉義來附書翰往反日百餘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

田徽為太祖夏州記室叅軍時軍國草創幕府務殷四

方書檄皆崧之辭也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時王思政鎮玉壁歸於太祖乃以俠為長史齊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書甚壯烈太祖善之曰雖魯仲連無以加也

元偉字猷道少好學有文性尉遲迥伐蜀以偉為司録書檄文記皆偉之所為

裴漢初仕魏為大丞相府屬曹叅軍漢善尺牘尤便簿領理識明贍決斷如流相府為之語曰日下爍爛有裴

漢

劉播初為梁雍州刺史蕭循司馬循在漢中與蕭紀牋及答國家書移襄陽文皆播之辭也

隋劉臻字宣摯周末為冢宰宇文護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

李德林為高祖大丞相府屬未幾而三方亂軍書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進授丞相府從事內中郎禪代之

際其相國揔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詞也

祖君彦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為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為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

唐魏徵字玄成隋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以應李密召徵使典書記密每見寶藏文疏未嘗不稱善既聞徵所為遽使召之徵進十策以干密密雖奇之而不能用

陳叔達高祖建議為丞相主簿禪代文誥多叔達所為

尋拜黄門侍郎

房玄齡為秦府記室叅軍時戎軒歲警羽檄交馳出入十年嘗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藁草

薛收為天策府記室叅軍太宗初授天策上將尚書令命收與虞世南並作第一讓表竟用收者太宗曽侍高祖遊後園池中獲一白魚命收為獻表收援筆立疏不復停思時人推其二表贍而速

薛元敬有文學為從父收之亞武德初為天策府參軍事署學士與許敬宗俱以本官直記室

張昌齡為崑山道行軍記室破盧明月平龜茲軍書露布皆昌齡之文也

聶承慶為雍王府參軍府中文翰皆出於承慶詞藻之美擅於一時又嘗扈從九成宮為山詩十首文理清暢屬和者數百

令狐楚為太原掌書記時節度使鄭儋在鎮暴卒不及

指撝後事軍中諠譁將欲有變中夜忽數十騎持刃廹楚至軍門諸將逼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立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由是名聲益重

李商隱為令狐楚天平宣武廵官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為今體章奏傳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善為誄奠之詞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才商隱後為河陽王茂元掌書記

桂州鄭亞東蜀柳仲郢判官有表狀集四十卷

劉三復長於章奏李德裕始鎮浙西迄於淮甸皆參佐

賓筵軍政之餘與之吟咏終日

李巨川為王重榮河中掌書記時僖宗在蜀賊據京師

重榮糾合諸藩協力殄寇軍書奏請堆案盈几巨川文

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藩鄰無不聳動後為韓建華州

掌書記時昭宗駐蹕於華建以一州之力供億萬乘慮

其不濟遣巨川傳檄天下請助轉餉同輔王室四方書

檄醻報輻輳巨川灑翰陳叙文理俱愜昭宗深重之

梁李珽為太祖掌書記滄州節度使劉守文拒命太祖引兵十餘萬圍之久而未下乃名珽草檄班師即就外次筆不停輟登時而成大為太祖嗟賞

後唐李襲吉為武皇河東節度副使好學有筆述雖軍前馬上手不釋卷凡太原自中和末所發牋奏軍書皆襲吉所為也昭宗重其文章因入奏授諫議大夫使上事北省以榮之上事竟遣歸太原復其戎職

馬郁幽州人少警悟有俊才多智數言辨縱横下筆成文乾寧末為幽州府刀筆小吏時節帥李威為王鎔所殺鎔書報其弟儔云威謀危軍府衷甲竊發與三軍接戰而死儔遣使於鎔問謀亂本末幕客為書多不知旨郁時直記室即起草為之條列事狀云可疑者十詞理俊贍以此知名因得署幕職後在莊宗幕府自李襲吉卒後每有四方會盟書檄多命郁為之答吳蜀書與王檀檄皆郁文也

盧汝弼初仕唐為祠部郎中知制誥天佑三年歸於武
皇代李襲吉為副使軍國政務委其參决汝弼美書翰
文彩綺麗人士稱之

司空頲初為羅紹威魏州掌書記後為楊師厚招討判
官師厚卒賀德倫初至三軍亂張彥召德倫判官王正
言令草奏正言本非文士又為亂兵所廹汗流浹背秉
筆不能措一詞張彥怒排之榻下曰鈍漢辱我叱書吏
曰誰能為吾草奏者吏曰司空郎中羅令公幕客有俊

才即馳騎名之顗已被剽奪敝衣而至長揖彥即操筆
於白刃間神氣自若筆不停輟連草數奏張彥讀至軍
府無非甚切朝廷却以為間必若四向取謀但恐六州
俱失彥甚怪其意即日與之僕馬乃令德倫請為判官
李愚同光末自翰林學士為魏王繼岌伐蜀都統判官
是時幕府軍書羽檄皆出其手蜀平就拜中書舍人
周張沆後唐明宗朝擢進士第秦王從榮為河南尹表
沆為巡官王童年踈率動不由禮每賓僚大集手自出

題令面賦詩小不如意則壞裂抵棄沆初通刺屬合座
客各為南湖廳記謂沆曰聞生名請為此文沆不獲已
措翰及羣士記成獨取沆所為勒之於石繇是署職
王仁裕初仕後唐為王思同西京留守判官及思同敗
續廢帝素聞其名召令隨駕入雒沿路書詔皆出仁裕
之手

冊府元龜卷七百十八

册府元龜卷七百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幕府部

公正　清廉

公正

夫率性蹈道中立不倚毅然其色確乎其志其行己也强禦不畏其事上也詭隨靡縱斯烈士之所守也漢氏之後選辟尤盛故戎府之賓佐州郡之從事濟濟乎其

多賢才焉乃有涖職剛果遇事忼慨臨難不苟當官而行靡念媮合未嘗曲意杜塞請託之徑勸激忠義之節持論守正造次由禮脅逼而無撓危險而靡憚乃至言之不用志之不伸投傳而去褁足而逝者蓋有之矣斯皆含忠履潔立誠秉操守死而不貳者也顧豈肯枉道而事人希世而取容者哉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蓋古之益友者歟

漢尹翁歸為河東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汾北

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長吏雖中傷莫有
怨者

後漢樊準字幼陵南陽人為州從事一云為郡功曹臨職介正
不發私書

衛羽為兖州從事時中常侍單超兄子康為濟陰太守
負其勢大為貪放刺史第五種欲劾之聞羽素抗厲乃
名羽謂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
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城門收康賓客親

吏四十餘人七日中糾發其贓五六千萬種即舉奏一州震慄

楊倫為大將軍梁商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

吳祐為大將軍梁冀長史及冀誣奏大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為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為河間相

楊仁辟云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

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初仕郡舉孝廉刺史周景辟别駕從事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

何敞辟大尉宋由府時齊殤王子都鄉侯暢奔弔國憂上書未報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于城門屯衛之中而主名不立敞又說由曰劉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迹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肱股職典賊曹故欲

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以為故事三公不與賊盜
昔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内
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
或於所聞公縱姦慝莫以為咎惟明公運獨見之明昭
然勿疑敞不勝所見請獨奏案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
皆遣主者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京師稱其正
朱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齊陰太守單康贓罪幷連
單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康下廷尉以譴超超

詰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胡騰字子升桂陽人桓帝巡狩南陽以騰為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為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南陽屬荊州故請以刺史比司隸）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都官從事主雒陽百官朝會與三府掾同也）自是肅然莫敢妄有所干騰以此顯名

蓋勳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

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于勲勲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勲可因此報隙勲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鳶欲其鷙鷙而烹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于得免而詣勲求謝勲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非為蘓正和也怨之如初

王允太原人為郡吏郡人有路佛者少為名行而太守王球名以補吏允犯顔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為别駕從事

劉惠為冀州治中董卓廢少帝袁紹奔冀州紹舉兵刺史韓馥乃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惠勃然曰興兵為國安問袁董

孔融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

韓嵩北海人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為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正諫不從漸見違忤

魏牽招字子經冀州牧袁紹辟為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白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

徐奕為太祖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竝害之而奕終不為動或謂奕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蘧伯玉之智丁儀方貴重宜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聖儀豈得久行其偽乎且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子寧以他規我

國淵辟太祖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

袁渙避地江淮間為袁術所命術每有所咨訪渙常正

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

崔琰初為袁紹所辟後太祖領冀州牧又辟琰為别駕從事太祖謂琰曰昨案戸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於時賓客皆伏失色

邴原為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

賈逵為文帝丞相主簿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逵斬之乃整

高堂隆泰山人太守薛悌命為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劒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歴階趙彈秦筝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

蜀費詩為部永昌從事初漢陽縣降人李鴻來詣諸葛亮時蔣琬與詩在坐鴻謂亮曰孟達委仰明公無復已

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耶亮默然不答

吳劉繇東萊牟平人漢末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修繇奏免之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漢末荊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贓穢不修濬按殺之一郡震竦

晉劉毅字仲雄魏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

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魏末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彈河南尹司吏不許

曰攫獸之犬鼷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

損于犬投傳而去

盧欽字子若初仕魏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爽弟嘗有所

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納之而罰其弟

程衛為劉毅都官從事毅奏中護軍羊琇犯憲應死武

帝與琇有舊乃遣齊王攸喻毅許之衛正色以為不可

徑自馳車入護軍營收琇屬吏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後言於殺由是名振遐邇百官厲行

傅咸為司徒左長史在位多所執正豫州大中正夏侯駿上言魯國小中正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為中正司徒三却駿故據正咸以俊與奪惟意乃奏免駿大中正司徒魏舒駿之姻屬屢却不署咸據正甚苦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為車騎司馬

王濬宏農人州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望風自引而去

王銓為梁王肜大將軍叅軍肜嘗大會謂銓曰我從兄為尚書令不能啖大臠大臠故難銓曰公在此獨嚼尚難矣肜曰長史大臠為誰曰盧播是也肜曰是家吏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便恐王法不可復行肜又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幰以為清銓答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輔單衣補

慝以此為清無足取也肜有慙色

羊亮為太傅楊駿叅軍時京兆多盜竊駿欲更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一毋失布以為盜由令尹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為駿慙而止

卞敦字仲仁為東海王越主簿王彌逼雒敦及胡毋輔之勸越擊王彌而王衍潘滔共執不聽敦庭爭若至衆咸壯之

陳頵字延思陳國苦人州辟部從事劾按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為刺史韜因河間王顒屬結結至大

會閆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顗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竝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

陶侃為盧江郡主簿會州部從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鄙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禦之從事即退

何充為大將軍王敦主簿敦兄含時為廬江郡貪汙狼

藉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于此敦默然傍人皆為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學

宋劉敬宣晉末為會稽王元顯驃騎從事中郎元顯驕淫縱肆羣下化之敬宣每預讌會未嘗飲酒調戲之來無所酬答元顯甚不悅

吉翰字休文為長沙王道璘驃騎中兵參軍從事中郎為將佐十餘年清謹剛正甚為高祖所知賞

劉湛為廬陵王義真車騎長史義真居高祖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人索魚肉珍羞於齋內别立厨帳會湛入因命臑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一盌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既至湛因起去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沈演之為彭城王義康别駕從事史領本郡中正深為義康所待故在府州前後十餘年後劉湛劉威等結黨

欲排擯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義與湛等不同湛因此讒之於義康嘗因論事不會義康旨義康變色曰自今後我不復相信演之與景仁素善盡心於朝廷

太祖甚嘉之

袁淑為彭城王義康軍司時祭酒劉湛淑從母兄也欲其附己而淑不以為意由是大相乖失以久疾免官

張暢為南譙王義宣長史及義宣有異圖蔡超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

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郡因顏竣陳義宣釁狀僧寶載私貨止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斷絶遂不得前義宣將為逆使嬖人翟靈寶告暢暢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還白義宣云暢必不可迴請殺以狥衆賴丞相司馬竺超民得免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飲酒常醉不省其事

阮韜為兖州別駕時刺史江夏王義恭起逆求其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執不與

南齊劉瓛建元初為武陵王曄冠軍征虜參軍曄與僚佐飲自割鵝炙瓛曰應刃落俎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

蕭暢為始安王遥光諮議參軍遥光初起兵問暢暢正色拒折不從乃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出濟淮還臺

梁孫謙仕宋為征北司馬府主簿建平王將稱兵患謙彊直託事遣使京師然後作亂及建平誅遷左軍參軍

夏侯詳為齊明帝豫州別駕及帝輔政㸃令出都將大用之每引詳及鄉人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末畧不酬帝問叔業叔業告詳詳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為征虜長史義陽太守

庾蓽仕齊為荊州別駕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鄧元起功勲甚著名地卑瑣願名挂士流時始興忠武王憺為州將元起位已高謂挂籍不先州官則不為鄉里所悉元起上籍出身州從事憺命蓽用之蓽不從憺大怒責之

曰元起已經我府卿何為苟惜從事華曰府是尊府州是華州宜須品藻愔不能折遂止

庾喬華子也為荆州别駕時元帝為荆州刺史而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加九流選為州主簿又皇太子令及之故元帝勅喬聽興話到職及屬元日府州朝賀喬不肯受列曰庾喬忝為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興話同處興話羞慙還鄉憤卒世以喬為不墜家風

沈瑀為尋陽太守仍為信威蕭穎達長史太守如故瑀

性倔強每忤頵達頵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頵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邪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為盜所殺多以頵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頵達亦尋卒由是遂不窮竟

後魏公孫同慶篤厚廉慎為李崇驃騎府外兵參軍隨崇北征有方直之稱

陽固為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法曹行參軍昶嚴暴治軍甚急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啟諫并面陳事宜昶

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囧在軍勇決志意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

費穆字郎興爲涇州平西府長史時刺史皇甫集靈太后之元舅恃外戚之親多爲非法穆正色規諫集亦憚之轉安定太守仍爲長史

辛少雍爲高陽王雍田曹參軍少雍性清正不憚彊禦積年久訟造次決之請託路絶時稱堅明

辛雄爲清河王懌司徒左曹參軍並當煩劇爭訟填委

雄用心平直加以閑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悦服懌重之每謂人曰必也無訟乎辛雄有焉由是名顯懌遷太尉又為記室參軍

鹿悆為貴州彭城王劭府司馬廣川人劉鈞清河人房須反劭遣悆監州軍討之戰於商山頗有所捉將統皆劭左右擅增首級妄請賞帛悆面執不與劭弗從悆勃然作色曰竭志立言為王為國豈悆家事不辭而出劭追而謝焉竊勲者救言噂嗒欲加私害悆聞而笑之不

以介意

羊敦為梁州別駕公平正直見有非法敦終不判署

于烈為司空長史太傅錄尚書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將

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後因公事烈于詳前

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須財用自應關旨

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既不寧詳亦慙謝

北齊盧勇為高祖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租輸

皆令載實違者治罪令勇典其事瑯邪公主虛僦千餘

車勇繩劾之公主訴于高祖而勇守法不屈高祖謂郭秀曰盧勇懍懍有不可犯之色真公直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直納祖而已

杜弼為大行臺郎中相府法曹辛子炎議事云須取署子炎讀署為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子炎因蒙釋宥世子在京聞之語楊愔曰王左右賴有此人方正庶天下皆蒙其利豈獨吾家也

李繪天保初除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甞趨事權門以此久而沉屈

隋李雄為鴻臚卿開皇中晉王出鎮并州高祖以雄為河北行臺兵部尚書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王甚敬憚吏民稱焉

王韶為晉王并州行臺右僕射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敢違於法度

元巖為兵部尚書封平昌郡公蜀王秀鎮益州以巖為

總管長史王性好奢侈嘗欲取獠口以為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和為藥巖皆不奉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為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何怨焉帝甚嘉之賞賜優洽

房彦謙年十八屬齊廣寧王孝衍為齊州刺史辟為主簿時禁網踈濶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彦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

唐杜景儉為益州録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除益州司馬除書未到欲即視事又鞭笞僚吏特以威勝景儉謂曰公雖受命為此州司馬而州司莫受命也何藉數日之禄而不待九重之旨即欲視事不亦急耶益怒景儉又曰今公持咫尺之制真偽未知即欲攬一州之權誰敢相保揚州之禍非此類邪遂叱左右各罷散房慙赧而止俄有制除嗣業荆州司馬竟不得視事人吏為之語曰録事意與天通益州司馬折威風景儉由是

稍知名

韋倫天寶末為劒南節度行軍司馬時中官及禁軍人相次到蜀多所侵暴號為難理倫清儉率身以化之蜀川咸頼其理竟遭中官毁譖貶衡州司戶

穆寧上元二年為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使副元帥李光弼以餉運不繼或惡寧者誣譖於光弼且言將殺寧以脅之寧直抵徐州見光弼喻以義理不為撓折光弼深敬之寧得行職

崔祐甫為永平軍行軍司馬尋知本軍京師留後性剛直無所容受遇事不回

高郢為朔方節度郭子儀掌書記儀嘗怒從事張曇奏殺之郢極言爭救遂忤其意奏貶猗氏丞

王宗為壽州團練副使貞元十五年壽州刺史楊承恩老耄多病其政事委於男澄及判官卿侃孔目官林展等至是疾甚侃等乃與將校等謀以澄為刺史宗知之密與大將軍田璃等議曰楊大夫暫疾耳當即痊平脫

有不諱即朝廷自除刺史豈可便令楊澄知事也遂囚繫澄侃等驛騎以聞故授宗權知壽州刺史事展侃等得罪尋加宗御史中丞

李藩為東都留守杜亞從事雒中盜發有誣牙將令狐運者亞信之拷掠竟罪藩知其寃爭之不從辭出後獲真盜宋瞿曇藩益知名

薛戎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陽羨山辟江西從事府罷歸山柳冕為福建觀察表戎為從事會泉州闕刺史冕

署戎權領州事是時姚南仲節制鄭滑從事馬摠以其直道為監軍使誣奏貶泉州别駕晃附會權勢將搆成摠罪使戎案問曲成之戎以摠無辜不從晃意别白其狀戎還自泉州晃盛氣據衙令引戎入戎叱引者曰安有觀察使據衙而見賓客哉遂歷東廂從容而入晃度勢未可屈徐起以見一揖而退又搆其罪具以狀聞置戎于佛寺環以武夫恣其侵辱如是累月誘令成摠之罪戎操心如一竟不動揺杜佑鎮淮南知戎之冤乃上

其表發書諭之戎難方解遂辭職寓居於江湖間

賈直言居河朔間始以孝聞鄉里得𦔳士類後為李師道賓佐頗以逆順之理規正之師道前後將加危害者數四及師道就戮劉悟於禁錮之所引為上介移鎮東郡上黨皆在府幕悟有纖毫之失未嘗緘言於是正直之譽頗洽羣聽朝廷以謀議大夫徵之詔下之時無不稱當

韓愈貞元中參故相董晉汴州幕府後為張建封徐州

從事言多率直無所畏避

孔戡元和初為昭義軍節度盧從史從事從史狂恣不道戡以言直不從引去及從史敗時已死贈司勲員外郎

後唐譚善達為寧江軍節度使西方鄴判官鄴為政貪虐善達每箴其失鄴忿形於色令左右告善達受人金下獄拷掠善達亦剛詞多不遜遂殺於獄中無幾寢疾時見善達入其户俄卒於治所

劉賛明宗朝為刑部侍郎時秦王為元帥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與賛鄉曲之舊以秦王盛年自恣須朝中選端士納誨冀其稟畏乃薦賛明宗授秘書監兼秦王傅賛性雍和與物無忤居官畏慎人若以私故干之雖權豪不能移其操及在秦府因事或發正論王側目怒視殊無下賢之色或與諸僚候於外屏有竟日不召而不得食而指闕之謀故不預聞及秦府得罪或傳旨安慰言止於朝降而賛已被麻衣驢乘在門聞其安

尉曰此存撫之情也豈有國君之嗣一旦舉室塗地而
𥘉佐朝降免死幸也俄而臺吏示勅長流即時詣貶所
在嵐州踰年放歸田里
晉苻蒙倅常山戎事安重榮在鎮所為不法蒙多否之
為左右所間幾罹其禍

清廉

夫委之貨財不虧其義儒者之行也約失者鮮儉則固
先民之訓也由漢而下盛幕府之選士之負氣節懷智

術者多歸焉故有敦尚名檢砥礪廉隅内懷耿介無所遷染以至奉身居家儉而有度輕財辭賂舉無矯飾受賜不思於苟得安貧未聞於改樂自非道義中積志尚絶俗又惡能確然秉操言不隕獲者哉

漢趙廣漢涿郡蠡吾人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

後漢王良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

聞人襲為郡督郵行則負擔卧則無被連膚皮以自覆

不受人之貴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為郡功曹嘗濟人死罪罪者

後以金二斤謝之不受金主伺義不在密投金於承塵上

後葺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以付縣曹

范丹辟公府步行無被囊自隨

蓋勲為漢陽長史中平初黄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黄儁

被徵失期刺史梁鵠欲奏誅儁勲為言得免儁以黄金

二十斤謝勲謂儁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為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

魏王修為袁譚别駕袁氏政寛在職勢者多蓄聚太祖破鄴籍没審配等家財物貨以萬數及破南皮閲修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辟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

晉薛廉為元帝丞相長史甚勤王事以上佐禄優每自約損取周而已

南齊王延之仕宋為司徒建安王休仁左長史加寧朔將軍延之清貧居宇穿漏褚淵往候之見其如此具啟明帝帝即勅有司為構三間齋室

梁范岫仕齊為蔡興宗荊州主簿興宗將卒以岫貧之遺旨賜錢二十萬岫辭拒之

庾蓽仕齊為荊州別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蓽再為之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飢寒明帝聞而嘉焉手勅褒美州里榮之

庾黔婁為鄧元起益州長史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為高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

蕭介為武陵王揚州長史在職清白為朝廷所稱

蕭洽為南徐州中從事近畿重鎮職吏數千人前後居者皆致巨富洽清身率職餽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飢寒

江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旁無姬侍家徒壁立世

以此高之

後魏高允神嘉三年大武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為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多不決乃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

劉懋為太尉司馬家甚清貧亡之日家徒四壁而已太傅清河王懌及當時才儁莫不痛惜之

張普惠為任城王澄參軍及澄轉揚州普惠又為開府

主簿歷佐二藩甚有聲譽旋京之日裝束藍縷澄賚絹二十疋以充行資

鹿悆爲眞定公元子直國中尉子直出鎮梁州悆隨之州州有兵糧和糴者靡不潤屋悆不取子直強之終不從命

平恒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飢寒

温子昇爲廣陽王東北道行臺郎中高車破走珍寶盈

滿子昇取絹四十疋

北齊張耀為中軍大都督韓軌府長史及軌除瀛冀二州長史又以耀為軌諮議叅軍後為御史所劾州府僚佐及軌左右以贓罪挂網若百有餘人唯耀以清白獨免徵為丞相府倉曹

後周裴文舉為齊王憲府司錄憲出鎮劒南復以文舉為益州總管府中郎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文舉答之曰利人為貴莫若身安身安則道隆

非偩之謂是以不為非惡財也憲矜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常自謙遜辭多受少

隋趙軌開皇初為齊州别駕有能名其東隣有桑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謂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誡在州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郃陽公梁子恭上狀文帝賜以米帛甚優令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别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盃酒相送公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

韋師平陳之役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豪無犯稱為清白

陳孝意大業中為鴈門郡丞時政刑日紊長吏多贓汚孝意清節彌勵

敬肅大業末為潁川郡丞去官之日家無餘財

唐崔義元清河人大業末説賊帥黄君漢歸國拜懷州總管府司馬王世充遣將高毗畧河内義元擊敗之君漢將分所獲金帛義元拒而不受

杜暹為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三萬餘張以贈之暹唯受一百餘悉還之時州僚别者見而歎曰昔清吏受一文錢復何異也

韋倫天寶末為劍南節度行軍司馬時中官及禁軍相次到蜀多所侵暴號為難理倫清儉率身以化之蜀川咸賴其理

晉李遐天福初為西京留守判官兼監西京左藏庫會張從賓作亂使人輦取金帛以賞羣逆遐曰不奉詔書

安敢承命遂為其下所害

漢王松晉高祖鎮太原時松為節度判官晉祖令監帑

廪以清苦見重

周馮道初為河東節度掌書記所得廪賜不置別庖皆

與從者共之

冊府元龜卷七百十九